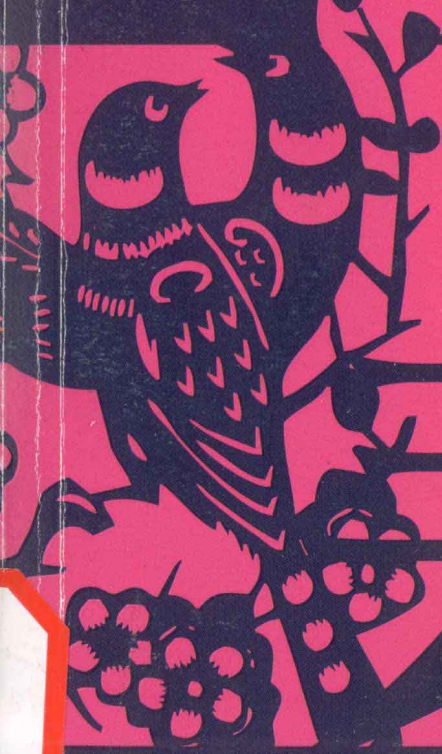


十三春

邢周
著

中国首部中产意识流小说



中国首部中产意识流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三春 / 邢周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108-1444-0

I. ①十… II. ①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1945号

十三春

作 者 邢周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5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444-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人物表

秦放 公司职员

秦启雄（老秦） 其父，机关干部

许爱莲（母亲） 其母，跟老秦在同一单位供职，会计

月铮 其未婚妻、下属

卫曙光 秦放的儿时好友，私企老板

卫斌（老卫） 其父，跟老秦在同一单位供职，科员

Flow（福漏） 其爱慕的女人

靳雄飞 其朋友

左飏 秦放的儿时好友，小学、中学、大学同学，秦放的老板

左达奋（老左） 其父，高干，是老秦和老卫所在单位的领导

左达斯 其二叔，高干，左晓童的父亲，陈里扬未来的岳父

陈里扬 其儿时好友、未来的堂妹夫，秦放的同事

左晓童 其堂妹，陈里扬的未婚妻，某国企助理总裁

江媛媛 左达奋的情妇

肖军（肖艇） 秦放的同事，左飏的助理

肖仲韬 其父

赵彤 其母

姨父 其姨父

张志成 其小学、中学同学，中学教师

作家 其学生时代喜欢过的一个作家，后混入影视界

刘瑶 左飏的未婚妻（与左飏青梅竹马），杂志社编辑
杨抗美 其母，曾在某部文工团工作，转业后跟老秦在同一单位供职
刘晓东 其父，部队宣传干事，后为职业画家

刘洧竹（刘有猪） 秦放的高中同学，工人子弟，秦放的同事、属下
刘洧松 其兄，从小便是刘家的骄子
朱娜 其下属

周一文 秦放的大学同学，华侨后裔，出国后在国外工作
韩缜 秦放的大学学长，周一文的前夫
沈超 秦放的大学同学，舍友
房洛夫（老房） 秦放的大学同学，舍友
方明哲（方大坛子） 秦放的大学同学，舍友
费承蕤（老费） 秦放的大学老师
老刘老师 秦放的大学老师
胖菊子 其小姨子
田静茹 秦放的大学同学
白珊 秦放的大学同学，班支书
肚丘 秦放的大学同学，班长
李威（肌肉男） 秦放的大学校友，周一文所在话剧队的成员
线帽男 秦放的大学校友，出身于唢呐世家
班主任 秦放大学时的班主任
陈铁，何大土，春平，马波，王治俊 秦放的大学同学

胡岩 左飏的儿时好友，秦放的同事
仇珍 其妻
老徐 秦放的同事
老包 秦放的同事，在局长任上退休后来左飏公司打工
老马 秦放的同事
姜鹏（姜得用） 秦放的同事，左飏的助理
郑艳 左飏的秘书
小王 秦放的秘书

- 筱强（老筱） ES 投资公司的老板
- 老边 ES 投资公司的执董
- 苏雪菲 CKPK 地产公司的助理，刘清竹的暗恋对象
- Eddy 苏雪菲所在的网球俱乐部成员，经营奢侈品的商人
- 路广军 CKPK 地产公司的工程总监
- 老章 CKPK 地产公司的常务副总裁
- 匡胖子 秦放另一个客户公司的技术总监
- 四哥 卫曙光介绍给左鹰的朋友，背景复杂
-
- 爷爷 秦放的爷爷，老干部，曾经的战斗英雄
- 奶奶 秦放的奶奶
- 秦启德（二叔） 秦放的二叔，事业单位职员
- 二婶 其妻
- 秦启红（三叔） 秦放的三叔，监狱管教干部
- 三婶 其妻
- 铭铭 其子
- 秦启芳（小叔） 秦放的小叔，私企老板
- 淑辉 其与前妻之女
- 荣辉 其与前妻之子
- 小婶 其现任妻子
- 萍萍 秦放的表姐，秦放大舅的女儿
- 小满 其现任丈夫，小买卖人
- 三舅母 秦放的三舅母，官太太，逢年过节就坐着那辆满载扇子肉水果干货烟酒的车来到秦放家
-
- 汤晓莉 秦放楼上的邻居，富有的中年女人
- 李云白 月铮的小学、中学同学

目 录

- 一、亲爱的，请不要逼我 / 001
- 二、在公司里 / 061
- 三、左腿的未婚妻 / 087
- 四、有关浪迹江湖 / 097
- 五、一对赖皮和骗子之间的爱情 / 125
- 六、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鬼 / 137
- 七、一张双人床 / 163
- 八、楼上的浴室 / 177
- 九、夏娃是所有男人的岳母 / 201
- 十、那些灰烬构成的城 / 209
- 十一、西西弗斯后遗症 / 227
- 十二、豪华的新办公室 / 259
- 十三、怎么活：我的必然王国 / 277

一、亲爱的，请不要逼我

1 秦放

现实主义者，就是那种坚持要成为典型处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货色。我爹就是这么看的。那老家伙一直这么看。但他也认为，人终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他认为自己已经处在了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路途中的某个点上。所以那会儿爹说：“我不唱歌不跳舞不串门不打麻将不看电视，人人提起我老秦都挑大拇指。老子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老子这辈子啊，就靠儿子了。”

对这种说法，我三叔启红的看法是：“有福的人儿呀，工作靠的是老爹，房子靠的是老娘，冬天的扇子肉夏天的瓜果靠的是他小舅子。刚三十六，您就准备靠儿子了。有福的人儿呀。”他模仿着社会渣滓特有的腔调说完最后那句，就和我小叔启芳挤眉弄眼地笑。

我二叔启德的看法是：“唉——，我看，唉，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2 秦放

所以现在没什么能争夺它的光彩了。太阳早已落下去，那盏灯笼把秦放家的院门口照得红彤彤的。

母亲说：“左颺不也考上了？你看人家，就跟没事人一样。要不我们李处说呢，‘要说领导，就是有水平。’我当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都恨不得刨个坑把自己埋了。人这不就是说你没水平么。”

老秦就说：“什么叫有水平？他左颺怎么考上的，你以为我不知

道啊？你们那个李德平，就是左达奋的一条狗，机会主义者！还有脸恶心我。”他弯曲的五指张开来，抖着，像要去抓什么，“啊？他左达奋不张扬，是因为他不好意思！我儿子，凭真本事考的，我凭什么不能跟人说说？他左达奋有水平？是他觉得无所谓，成天一堆人跟那儿拍他马屁呢。可他作为当爹的，他为他儿子吃过什么苦？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不跳舞不串门不看电视不打麻将，他能跟我比吗？我拿着我儿的录取通知书，大伙说几句好话，都是诚心诚意的，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做的，大家伙儿都看在眼里呢！这个院里啊，人人提起我老秦都挑大拇指，那说起来都要高看一眼的。你就说西边那栋楼里头这个这个……”

但是老左亲自来了。一个人来的，夸了红灯笼，和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手。老秦说：“还是左飏更有出息！从小到大，人人提起左飏都挑大拇指。这孩子从小就让人高看一眼。单位里大家都在议论这事呢，那说起来都是左飏考上清华了，秦放也考上了，嗬嗬嗬！”

老左就说：“咳，左飏那就是瞎胡闹。秦放，你得多帮助他呀。”

老左走了以后，母亲和老秦一致认为：领导就是有水平。

那之后就离开学越来越近了，不知怎么，秦放越来越不安。左飏跟他说，无所谓啊，去哪儿不都是人么。这时他感到左飏开车的背影有点刺眼，不过没多久就过去了。只是这次比往常略久了一点。

3 秦放

学习好就能成为大人物，那会儿他觉得。大人物就是那种有能

力和这个社会展开最公平对话的人。但前提是必须学习好。否则别人不服。至少老秦就不服。所以世界奇妙地变小了，比高中还小，那是宿舍、澡堂子、操场、上自习的四教、十四食堂、选修课的几座教学楼那么毯大点儿个地方。那么毯大点儿个地方以外的就都不必要了，于是那些东西的存在就成了虚无。就像爷爷说的，靠本事吃饭，凭良心做人。所以一离校就对外头的鲜活繁杂感到虚无，结果总是当晚就赶回去。结果这么过了一阵儿，他发现有些事不能照爷爷这话办，因为这事很孙子。那就是“表态”。

表态，表明必须是你的态度，但绝不能让大伙因为你感到扫兴或者失望。可以拒绝表态：新生联谊、听特等奖学金获得者讲成长心得、集体逛服装批发城等等等等，一概不去。谁胆敢说叨，他就说我去不去的关你屁事儿啊。在班里，信自己、信主、信共产主义的都有。他信自己也信共产主义。可班里民主测评，民主说：“秦放人不错，但不合群。说话率直，有煽动性。”结果头一批被组织吸收的学生中没他。对付不想干还非得干的事，办法就是“对付”，人这辈子是对付出来的，对付就是少动感情，这也是爷爷说过的。的确是。等习惯了对付，孙子就练出来了，表态大有挥洒自如之势。结果民主又说了：“态度暧昧。”就是说还是不怎么满意。

在十一月份星星闪耀的清晨，跑步的那个青年可能并未意识到，他极力想回避的被太多他人围困着的成人世界，已经以一种沉重的方式悄悄在他脚下展开。他不喜欢这儿，可他毕竟走了十二年的路才来到这儿。三十二岁那年，他迎着呼啸而至的地下列车想跳进轨道时，想起填报志愿的日子：爹递过空白志愿书，置身事外，沉默着，可儿子清楚爹，于是更坚定地做出了命运的选择。像一对赌徒，

他们都宁愿相信他的梦就在不远处的某个地方。于是他抬头穿过晨雾望向无垠天边的一片白色混沌，信念让现在成为了暂时的委曲求全。校园很静，两步一吸，两步一呼，从起点到起点，因孤独而感到自尊，并且自足。那天是周六，他跑完步，去自习，学到中午，去食堂吃过饭，回宿舍休息。他看见上铺床帘洞开，左颺又回家了。昨天夜里上铺有一阵震得厉害，令他想起刘瑶，那个挺好看的小丫头，有点蔫坏，他忍不住拿她幻想一番，让下铺也震了一阵。说起来这下铺还是入学那会儿左颺让给他的。左颺，在与不在的，总能让人宽心啊，他想。他轻轻地把饭盒搁在倒数第二层的书架上，脱鞋上床，从架在床梁的木板上拿起一本小说，舒舒服服地靠在被子上。

他把小说又合上了，搁回去，从包里掏出英语课外阅读教材。别人都在读教材的时候读小说不吉利。这时有人轻轻敲门，然后沈超跑了出去。过一会儿，走廊传来他和一个女生的说话声。

他们在说粤语。她声音不高，抑扬顿挫。

秦放要集中注意力才能听得真切。一个字都听不懂。语速真快，像串打碎的铃铛裹了绒布，她有时低低地笑，尾音夹杂着一点叹息式的女孩子特有的咽音。

这声音继续着，像对展开的偶尔闪出微光的翅膀，把他能想象的美毫无遗漏地容纳于它的羽翼之下。这声音继续着。秦放所经历的一切都开始有了点虚无的味道。那些缀满荣誉的建筑，沉甸甸的校园，低低地在冷风中臣服下去，显得无足轻重起来。

声音陡然消失。秦放看见沈超回来了，像根洗净的白萝卜。这时房洛夫笑嘻嘻地问他刚才跟谁说话。

“周一文。没听出来。没你事儿啊。”沈超说，脸红扑扑地往四下看，看了秦放一眼，面无表情地又转开了。历史你没及格，图你又得重画嘿嘿。那会儿这张脸也是这么红扑扑的。你吃惊于他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而且如此直白。那时你们站在同一张桌子的两边，身体呈九十度角，他笑得都羞红脸了，眼神是意味深长的，玩世不恭，像对某段年龄的模仿，就像咱按规定把事都做好了终究就为能在这样的一刻有资格端着这样的姿态说出这样的话

“不是浙江的嘛，怎么会说粤语呢。”方明哲边飞快地演算边用一种无所不知的下降语气说。

沈超像没听见，坐下塞上耳机。

嗒嗒吱——嗒嗒。然后你能听到卡带在随身听里微弱而规律地吱吱走着。吱吱吱。

4 秦放

她左看看，右看看，又看看他，确认他是在冲自己说话，便略显吃惊地点点头。

“周末去卢沟桥，”现在她开始微笑了，说着硬硬的江浙普通话，“你知道了吗？”

考成那样居然还惦记这种事，他想。“知道，肚丘说了。”他说。他根本不想去。

“不知道那儿是不是真有那——么多狮子。”她说，比划着。

“就有座桥，”他说，“没什么好玩的。”

“啊？”她说，用两根指头摁住下嘴唇，张大嘴笑，她说了很多，

什么小学看课本就想去了，什么听人送到了那儿把土豆埋到土里烧特棒了，眼睛亮闪闪地仰头瞅着他，不时发出那种带咽音的轻笑。他好像什么也听不到了。他直视着她的眼睛，肆无忌惮地把心中的柔情倾注到她的脸上。而她也并不回避，似乎说得更开心了。她比平时上课的样子好看得多。

这时有个经过的男生拍了她一下。

“嗨，你呀……”她转去跟那人聊起来。

秦放看看那个男生，不认识。她冲秦放笑笑，把那男生拉到一边。他们低低地交谈起来。秦放没动，就那么看他们。她再回来的时候，眼里便只剩下了对一个刚认识的人的客气。“你在这儿吃吧？”她说。秦放说是，她便低头往里走。秦放紧紧跟着。

一进去，她便快步朝一个窗口走，要宫保鸡丁，交了饭票。他要了同样的一份。她走了。等盛菜的当儿，他在食堂里寻找她。她已经到门口了，掀帘儿，出去了。有种类似肉体痛楚的感觉在他心里头升起。一百个老秦组成的老秦方队踢着正步经过主席台，以一致的动作行注目礼并且打出横幅：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麻将不串门不看电视，主席台上爆发出哄堂大笑。拒绝。他想起她难看的短头发。他端着饭坐下来。是的，他想，她刚刚就那么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他仿佛看到了似曾相识的企图征服世界的傲慢。天生就认为男人都欠她一壶的那种。他盼着她能关注他，可凭什么呢，这么多的人。咯嘞咯嘞。他把花生豆嚼碎了。

那年腊月二十八，那辆载着扇子肉水果干货烟酒的车来了。这个、这个、这个，那个别动，哎哎哎那个不是，她对秦放说。这个可好了，她对母亲说。每年都是这样。不同的是从北京二一二到桑

塔纳到迷彩越野车。母亲说，行了，你看书去吧。他就洗干净手，回屋看书了。

隐隐约约的，客厅那边说：“可不回来了么。跟她新找的那位站一起，就跟他妈似的。”

“有那么老么？”母亲说。

“有，你是没见，人工授精得打针，都打了有一阵儿了，这针一下去人就抽抽得跟老太太似的……啊，可不是么。你说她新找那个，到处跑货不着家的，找她就把自己原来老婆给踹了，她老成这样，我看也长久不了。弄个孩子就能把男人拴住了？我就说她就不是个享福的命。三岁看大。从小就不是个消停人。她原先那个，对她多好，不就岁数大点么，还有好几家门市，也没孩子，又不逼她生……哪儿，她嫁过去就不能生了，谁知道过去那些年在外头怎么弄的……”

秦放走出去，装作闲闲地抓了把瓜子，半拉屁股骑在沙发扶手上问：“你们说谁呢？”

“那还能有谁？”三舅母冷笑道，“萍萍么。”

“她离了？”秦放说。

“你不知道？秋天那会儿，瞧没声儿跟一个跑货的跑了。年前回来了，闹腾着生孩子。”

“这儿没你事儿。”母亲不高兴地轰他，“回去看书去。”

萍萍。

她就那么推门进来了就像那么些年她从没离开过那个院她的头发男孩子那样朝后梳着她脱掉皮夹克你就看到黑套头衫紧裹着小小的乳房她几乎不停地动她的耳环像门环一样敲打着脖子然后她就坐下来

到年初二，秦放果然在姥姥家见到了萍萍。没有三舅母说的那么恐怖。她有黑胖的老相。红缎小袄紧绷绷的，显露出粗野的框架。二十一岁的萍萍。那个灰不溜秋的家伙长得不错，并且有种非凡的能力，不论谁跟他说什么，他总能用不超过五个字飞快地应对，而且能让问话的和四周的人都感到舒服，之后继续凌厉地嗑西瓜子，偶尔拿和善的贼溜溜的眼神瞟在座的众人。

这时五舅和五舅母来了。“这是小满。”萍萍对他们说，矜持，还有点满不在乎，透出不易觉察的肉感。“秦放，你怎么还这么能吃？”她毫不客气地说，她肉滚滚的压过来了然后又回去了送来块五花肉，洒了些汤汁。她的眼睛立刻就溜回到那个小满身上了，那家伙稍走远点，她就喊“小满——”这不知道跟她打的那种针有没有关系，等那家伙挨着她坐下，她才能安心地扒拉几口饭。

萍萍，被吐在炉壁上的烟草渣滓，秦放越是努力想把她抠下来，被她遮蔽的以前的萍萍反倒越发淡漠了。四月是残忍的，丁香花过度盛开，柳树是乌泱乌泱占街的疯婆子。现在他改去图书馆上自习。他总多占一个座。他看着她一个人来了，从进大厅就跟人打招呼（那些男女过于活泼了，他都不认识）。

会不会玩啊？不会玩，下去啊！啊呀怎么搞的嘛。那天他就是投不进去。那个嗓门特别亮的江浙普通话就喊，会不会玩啊？不会玩下去！不会玩，下！去！他瞪她。她瞪回来。他状态来了。好球她就喊。好球她就喊。好球她就喊。四一班，加油！她就喊。他把球传出去，呼哧呼哧。太棒了！哇噻了！来来来，加！油！他指着她，他说：“你甭他妈叫了行不行。”肚丘说，你，明天给人周一文道个歉啊。他说，凭什么呀。肚丘（那会儿是党支部书记，好人啊）

严厉地看着他（去年就不再是入党积极分子了）。何大土捏着嗓子说，加——油，加——油，哈哈哈哈。陈铁说，耍戏呢，嗷嗷嗷嗷。肚丘摔门就走了。他想 凭什么管我呀，妈拉个逼的

现在他看着她找到自己的座，独自学上了。这时有个过于活泼的男生，过去把她的书包水杯一股脑端走了。她无可奈何地微笑着，居然。他看着她收拾起占座的东西，加入了那桌。

不仅仅是嫉妒。这种时候，他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春季学期总是比秋季学期感觉过得快。那是温暖的夕阳下，飘浮在空中的杨絮，到五月底就转为无边无际的燥热。新生阶段就此结束。

5 秦放

后来秦放发现在这儿的日子，是按奖学金评定为周期来计算的。去年他刚来那会儿，新生摸底测验，他在班里排倒数第三。学年末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排到了正数第二。的确是。咱甭管说什么做什么，咱一举一动得合得上自个儿的位置，这位置是咱自个儿挣来的，这就是咱的荣誉，他就是这么看的。于是他在这儿的的存在有了新的意义。他谁也没告诉。他等着发那笔奖学金。

国庆后的第一个周末，结果出来了。秦放综合排名第十一，奖学金没他的份儿。被人玩儿了！他在肚丘的宿舍看到了评分表：他的德育在全班三十人当中排第二十，体育排第五，没有社会工作加分，没有文体加分。我不是我所是的位置只是一个残缺的五边形终极的形式并且永远残缺下去于是我闭合了成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角就是说，就是说学习成绩、德育评定、体育成绩、社会工作加分、